

沈祖棻

赏析唐宋词

杨之水 黄家喜书法插图

沈祖棻 一九零九年生 著

名诗词鉴赏家和诗人词

论代表作宋词赏析以女

性的

细腻和诗将宋词解

读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

度成为中国细读法的典

范之作初版至今累计印

数已达数十万册在普通

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次出版选收作者部分

诗词创作以便读者参阅

品鉴



沈祖棻

赏析唐宋词

『唐五代詞批語彙存』

渔歌子

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此词写景如画，色彩鲜明，梅圣俞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者。圣俞又称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晁无咎谓“少游词‘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皆谓写景如在目前也。

花非花

白居易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文学作品有写明显之美者，有写朦胧之美者。前者鲜明如图画，后者要眇如音乐；前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后者“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介存斋论词杂著》所谓“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又云“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致，追寻已远”，此词似之。

忆江南

刘禹锡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裊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首句写春去，次句因春及人。盖感春之易逝，故寄声洛城之人，庶几共惜此韶华耳。“弱柳”、“丛兰”承春来，“举袂”、“沾巾”从人来。

唐五代词批语残存

感物思人，即借物以喻人，将人物情景融成一片。杜诗《狂夫》“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裊红蕖冉冉香”仅状物态，此则以物写人。梦窗之“垂柳不萦裙带住”，清真之“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皆从此变化，而益工致。结句指洛城人，春昼日长，独坐当亦含颦耳。

忆江南

刘禹锡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
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

次句点明共惜芳时。“犹有”一联承上意来，句法自杜诗《九日》“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来。即古诗“为乐当及时”，及“不如饮美酒”意。杜诗《曲江》“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亦同。而此设色工丽。至小山“彩袖殷勤”四句，益为精美。于此可悟诗词华朴之辨。结句言惟望风日晴和，得以及时行乐耳。

菩萨蛮

温庭筠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
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
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小山”有三说，一指枕，一指额，一指屏，皆可通，今作屏解。首句言朝日透窗照耀屏山，金碧辉映，光彩明灭。古之屏帷与床枕相连，日光耀眼，床上之美人香梦惊觉，应为起身梳洗时矣。如此解，则于时光、天气、室内陈设一一描绘，含意较多。且由朝日兴起美人，古乐府“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亦以朝日兴起好女。而与下之懒起妆迟亦有照应，较作山枕，或山额解为胜。朝日照屏，本应起梳妆，而犹留滞衾枕间，鬓云撩乱，掩映香腮，此不但写人之未起，而鬓发如云，肌理胜雪，亦俱写出。“度”字传神，益见春风鬓影微漾于黛眉粉靥间之生动姿态，虽画亦不能到也。待起而懒，则长夜之少睡，心事之无

聊可见，蛾眉谁惜，何必早起而画之？长夜之无聊，固已领略，而长日之无聊亦可推测，更又何必早起耶？然懒起而终不能不起，慵妆而仍是要妆，故“弄妆”而“迟”。一“弄”字，千回百转而出之，不但见长日无聊之况，且见顾影自怜之情。换头二句，写镜中人面如花，益见盛年独处之难堪，韶华虚度之可惜。而罗襦乍换，复见鸂鶒双双，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感物伤情，怨慕之意益深矣。下阕用薛逢“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意，亦颇同《还魂记》“惊梦”折。

菩萨蛮

温庭筠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
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
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俞平伯谓以想象中最明净之境界起笔，与李义山诗“水精簾上琥珀枕”略同，而李诗“水精如意玉连环”与此尤近。写室内陈设，由帘及枕，而及衾褥。孤枕生寒，固觉长宵之难度；暖香惹梦，益怜独宿之何堪。譬之冷雨凄风，固能生感；而春花秋月，倍易撩人。鸳鸯虽属衾褥之类常用语，亦以双飞反衬独处也。三四句宕开，写帘外夜景，而隐寓别离之感。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柳管别离”，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十四首中多以杨柳写离别，而“雁飞”又与下阕“人胜”关合，均在有意无意之间轻轻点逗。张惠言《词选》原注：“‘江上’以下，略叙梦境。人胜参差，玉钗香隔，言梦亦不得到也。”恐非是。他首“杏花含露”、“牡丹花谢”，亦均从远处泛写夜景，皆非梦境。前首三、四句写半夜及清晓醒来情形，犹可勉强解作梦境，而后首固明言相忆，梦境难成也。此二首章法相同，由远处景物而及室内情景，此词则先写帘内情景，然后宕开写远景，虽有先后之异，而立意用笔固相同也。可证此二句非梦境，而景色美妙。《莲子居词话》所谓“作小令不似此着色取致，便觉寡味”也。下阕写妆成服饰之盛，用“人胜”尤见节序之感。人归雁后，思发花前，离愁春思见于言外。结二句，写双鬓簪花，“香”字从“风”字来，不但花气萦绕，亦见人胜摇动。温诗《咏春幡》“玉钗风不定，香步独徘徊”与此略同。

菩萨蛮

温庭筠

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相见
牡丹时，暂来还别离。 翠钗金作股，钗上
双蝶舞。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

古时女妆皆用额黄。《木兰诗》“对镜贴花黄”，义山诗“八字宫眉捧额黄”，飞卿诗“额黄无限夕阳山”与此同。首句写妆，即以见人。次句“宿妆”写人、写妆，“隐笑”写态、写情，“纱窗隔”写地、写事。七字之中写尽人物体态、时地、情事。宿妆者，隔宿之妆，晨起犹未理新妆也，早起可见，而相思之切、相见之欢，均于言外见之。第三句点出相见，“牡丹”记其时，并见春光已暮，相见之迟亦见于言外。第四句仍归到别离来，曰暂别离，曰还可见，别少离多，别易会难，而情爱之深，相思之苦，均在其中。承上句极写相别之速，益见难堪。清郑文焯《浣溪沙》“暂见不如成久别，旧欢无计破新愁”从此出，而有自然工巧之别。“翠钗”二句承起句写妆，托物起兴，即借物喻情。襦上鹧鸪，钗头蛱蝶，感物生情，心事凄苦，故下接以心事谁知。而对此月明满院，繁花满枝，良辰美景，益难为怀矣。

忆江南

皇甫松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
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

起二首句写灯残屏暗，描绘夜景，并见夜色之深。“闲梦”以下写梦境：江南梅雨，烟水迷离，驿桥夜泊，风雨潇潇。写景本极幽冷，而曰“吹笛”，曰“人语”，则静中有动，景中有情矣。如此幽静淡远之景，见之梦中，益觉其凄迷惆怅矣。

忆江南

皇甫松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
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首句点明楼上夜眠，次句写夜深。第三句点明梦见，地则秣陵，情则惆怅。“桃花”二句，梦中所见。“桃花”句写景之明媚，“双髻”句写人之明艳。花下吹笙，本为乐事，徒托之梦寐，故堪惆怅耳。陈与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情景与此仿佛，亦追忆往事，下接以“二十余年如一梦”，点明陈迹不可复寻。此则先说明梦见，同用“梦”字，而亦有虚实不同。

浣溪沙

张曙

枕障熏炉隔绣帷，二年终日苦相思。杏花
明月尔应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
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首句言人之远也。“二年”言时之久，“终日”言情之切，相思无时或忘也。第三句言此情无人能知，惟花月或知之耳。以有情托之无情，其情可伤；以无情认作有情，其事乃益可悲矣。“天上”句言空间至广至远，无处追寻；“旧欢”句言时间无论为久为暂，终成梦幻。“何处去”已无限凄凉怨慕，“觉来时”更一切粉碎空虚。结句以景结情，欢迹已陈，旧情难觅，而当前现实之境，则惟黄昏微雨，画帘静垂耳。黄昏已使人愁，何况微雨，何况画帘长垂，人迹不到耶？帘外之暮色如此黯淡，帘内之心情如此凄凉，均见之言外矣。少游“宝帘闲挂小银钩”从此出。

生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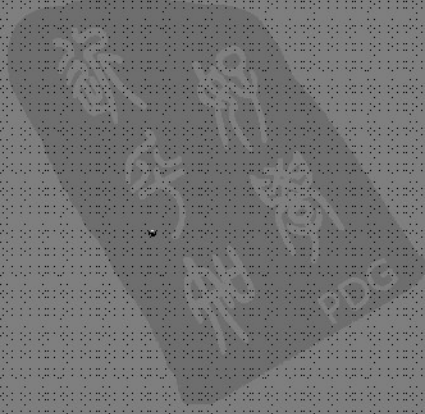
韩偓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
背面偷垂泪。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
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首二句是静中所闻所感。曰“故故”，曰“惊睡”，是人本应早已入睡，侍女意中所料应已入睡，自己心中所觉亦应入睡。接下来哪知一转，固侍女所不知，亦己所不料也。“本未眠”点明曰“背面”，曰“偷垂泪”，则侍女所不知而以为入睡者也。“懒卸”句写无绪，“羞入”句写有思。此二句写一夜无眠，辗转反侧之苦，而全不说明，但于景中见情，含言外之意，有余不尽。此贺黄公所以称为“含情无限”也。



北宋名家词选



菩萨蛮

无名氏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这首词相传是李白所作，最初著录于北宋释文莹的《湘山野录》。据说，魏泰在鼎州（今湖南常德）沧水驿驿楼的墙壁上看到这首词，不知道是什么人作的。后来到了长沙，在曾布家中得见《古集》，才知道是出于李白之手。《古集》，亦作《古风集》，今天已经完全不知道是一种什么书。但从此，这首词就算是李白的作品了。但从明朝胡应麟的《庄岳委谈》起，就因为〔菩萨蛮〕一曲，据唐人苏鹗《杜阳杂编》的记载，始于晚唐宣宗的时候，生活在盛唐时代的李白不可能用这个调子填词，疑心它是出于晚唐人的手笔，而嫁名于李白。近人况周颐的《餐樱庑词话》则举出〔菩萨蛮〕的曲名，已见于盛唐时代人崔令钦的《教坊记》，以证其早出，可被李白采用。而浦江清先生《词的讲解》则又说《教坊记》既系杂记教坊掌故的书，后人自然可以随时增编，并不能断定〔菩萨蛮〕曲在李白时即已存在，从而将此词的著作权归之李白。我们认为，围绕着〔菩萨蛮〕这个曲调出现的迟早进行争论，似乎难以解决此词是否属于李白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就是从词体的发展来考察，看这首词的题材、风格等是否可能出现在盛唐时代。答案是否定的。中唐文人开始偶尔填词，从韦应物以迄白居易、刘禹锡的作品，大体上是民歌的模仿。但从温庭筠以下，就更其文人化了，而且走上了“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欧阳炯《〈花间集〉序》）的道路。像这首〔菩萨蛮〕中所表现的羁旅行役之感，在晚唐、五代词中是十分生疏的，其所表现的阔大高远的境界、浑厚清雅的风格，也完全摆脱了花间派以绮艳风情为主的影响。如果拿温庭筠著名的十四首和韦庄著名的五首〔菩萨蛮〕与这首词对照，就不难看出，它不但不可能出于盛唐李白之手，也不可能如胡应麟所推断的，出于晚唐温庭筠一辈人之手，而应当如浦先生所推断的，是北宋前期的产物。当时人将其嫁名李白，无非是想为这首词增高地位，使它得以流传。这一点，倒是达到了目的。

其实，这首词是否李白所作，并非重要问题。它是一首杰作，决

不会因为不是李白所作而减价；李白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决不会因为作了这首词而增价。我们今天只是为了这位题壁的作者没有留下他的名字而感到惋惜。

有这么一位旅客，跋涉长途，中路在鼎州沧水驿歇了下来。他在驿楼中凭高望远，引起了对于乡土的怀念和欲归不得的忧伤，于是就在墙壁上题了这首词。驿是旅客临时休息的地方，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怀有各种各样的感情而奔走道途的人，都得在那里歇脚。墙壁上题有这样的词，是很自然的。

这首词一上来的两句没有明写这位旅客及其所在之地——驿楼，而是先展示他在楼上所看到的景色：远远的一排齐整的树林，缭绕着迷迷蒙蒙的烟雾；在树林背后，又露出了一带荒凉的山峰，那青碧的山色简直教人看了伤心。这里写的，不但是秋天郊野傍晚时候的风景，而且还是一位旅客眼中所看到的和心中所感到的风景。这两句虽然没有写出眺望风景的人是谁，他又在哪里眺望，但从作者展示的景色中已经可以知道，这决不是闺中少女所感受的牡丹亭畔的春色，也不是楼头思妇所见到的长安陌上的风光，而是一位患有怀乡病的旅客在征途中所望到的秋郊广阔然而黯淡的暮景。这里不但描绘了自然的景色，也同时抒写了人物的心情。这就是所谓景中有情，或情融于景。

这种成功的描写固然由于作者对于生活有高度的真实感受和敏锐的洞察力，而其语言的精炼确切，也大有助于它的表达。在这两句中，作者用字遣词，不但极其确切地表现了交织在一起的自然景色和人物心情，而且也强有力地预示了以下的意境和情调。如以“平”形容“林”，构成“平林”一词，不但确切地写出了是凭高望远时所见的树林，也同时表现了全词阔大高远的意境。“漠漠”和“烟如织”，写出了一片弥漫冥蒙的烟景，真切如画，而这幅画面呈现的色彩又是凄黯的，与全词的情调相合。“寒山”给人带来的是寒冷和荒凉的感觉。这只能是郊野傍晚的山色，而且是这位旅客所感受到的。“碧”本是青绿色，这里用来指一般的山色。它可以随着季节、朝暮、阴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可以是鲜明的，也可以是黯淡的。而这里写的，无疑是属于后者。山的碧色用“伤心”来形容，非常奇妙而新颖。因为山本是无知之物，这里却用人的感情来表现它，就显得特别深刻。一方面，人本来伤心，所以眼中的碧山似乎也抹上了一层伤心的颜色；另一方面，将山人格化，看做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东西，就觉得这种碧色，正是它伤心的表现，使人看了，更觉伤心。二者互相交感，成为一体，即所谓情景交融。此词“寒山一带伤心碧”，认为碧山伤心；李商隐《蝉》“一树碧无情”，叹息碧柳无情：相反相成，值得玩味。

林烟织恨,山色伤心,已经使人触景伤情,何况愈来愈晚,一片灰暗的夜色已经由外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楼中。这,就给全部图景涂上了一层灰色,加深了这首词凄黯的情调。“暝色”不是一种实质的东西,更不能行动,这里却用“入”字来形容它的降临,就更其生动地表现出了它由外而内,逐渐加深的过程,并同时传达了这位旅客对它的感受。所以“暝色入高楼”这句,从抒情方面说,是加强了人的凄黯、迟暮、孤独的感觉和情绪;从写景方面说,是由远到近,归结到词中主人公的所在地。这样,接以“有人楼上愁”句,点明人物、地点以及人的心情,便不突然。

“有人楼上愁”这一句,承上启下,是全词的关键,因为整首词所写的,全是这个人在驿楼之上所见所感。它对上面三句来说,则是倒叙。按照顺序叙述,本来是有人在楼上发愁,于是凭高望远,如王粲《登楼赋》所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然后看到平林烟织,寒山碧暗,反而更添了愁绪。现在却先写所见之景,后才点出人物所在地点及其心情,这就使景色及对景生愁之情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也使“愁”字贯上彻下,增加了它的分量。“有人”,一般指他人,但在古典诗歌中,有时也用来指自己,这里就是题壁旅客自指。

换头“玉梯空伫立”,承上片结句来,写旅客在楼上眺望,为时很久。“梯”是举部分以代全体,以梯代楼,避免与上“楼”字重复。金玉珠翠一类的字眼,本是诗词中用来修饰房屋器具的词藻,但与驿楼不称。这里只是借用前人现成的词语,如李商隐《代赠》“玉梯横绝月中钩”之类,并非指玉石制的阶梯或者楼台。有的本子梯字作阶。但“玉阶”系指宫殿中的玉石阶砌,南朝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曲有〔玉阶怨〕一曲,内容是写宫怨的。如此词用“玉阶”,则将主题由旅愁变成了宫怨,与全词都不合了。因此仍应从《湘山野录》的原文。以“空”字形容伫立,表现站立的时间虽已很久,还是徒然,有无可奈何的心情。

站了很久,天更晚了,鸟雀都急忙忙地飞回巢里投宿去了。由鸟想到人,鸟是无知的动物,还有归宿的要求,人是有感情的,终年在外漂泊、奔走,怎么能没有思归之念呢?由此,自然地引起了最后两句。“宿鸟归飞急”,虽然是当前所见,而触景生情,托物喻意,就使得这句词同时具有双关的含义,丰富了它的内容。

由“宿鸟”想到“归程”,凭高纵目,归路迢迢,惟有长亭短亭,互相连接,绵绵不尽。末两句采用了自问自答的方式,上句提问,引起注意,下句作答,加强气氛。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亭也就是驿一类的设施。“长亭连短亭”,就是说还不知道要像现在这样歇多少次中途站,才得到家。亭、驿既多,当然不能尽见,所以这里是以想象中的未见之亭,来补充目前已到之驿,就更显得归程甚远,

归期难必。

这首词结构匀称，上片由远及近，下片由近及远；上片景为主，情为辅，景中带情，下片情为主，景为辅，情中有景。加上意境开阔，情感真挚，故所写的虽然是一个极其习见的主题，仍然非常动人。

羁旅行役之感这个古典诗歌中极其习见的主题，由于近代物质文明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达与旅途生活的改善，这类作品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引起共鸣。而更主要的，则是在今天的新中国，许多人都是在为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明天而在祖国大地上奔驰。世界观的改变，已经使我们能够跳出个人的小圈子，对于所谓离乡背井、羁旅行役之感，不那么当一回事了。因此这位无名的杰出词人所供给给我们的，只是一件可供欣赏和借鉴的艺术品，而决非一部指导生活的教科书。这首词是如此，以下所要赏析的其他作品基本上也是如此。

渔家傲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
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
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在北宋仁宗时代，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羌族逐渐强盛起来，建立了夏国。北宋王朝和它作战，屡次失败。范仲淹于庆历元年年到三年（公元1041年到1043年）奉命与韩琦等经略陕西，才算稳定了局势。他在工作当中，爱抚士兵，推诚接待羌族，使汉、羌各族得以和平相处，很得人民的爱戴。他写过几首反映边塞生活的〔渔家傲〕，都以“塞下秋来”开头。这是其中的一首。

这首词是写边塞的萧条景色和远离家乡、久戍边塞的将士们的沉重心情的。心情是主，景色是宾。它的结构和无名氏的〔菩萨蛮〕有共同之处，也是上片以写景为主，而景中有情；下片以抒情为主，而情中有景。景色的描写，正好衬托出人物的心情，从而更深刻地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上片写景。它一上来就说明了，这里是边塞的秋天，与内地的秋

天风景有所不同。接着,以候鸟大雁之到了季节要回南方,来坐实“风景异”。“衡阳雁去”,按照一般的语法,应当作雁去衡阳;这里是因为要合于格律,把结构颠倒了。大雁在这个地方度过了春、夏两个季节,现在要离开了。按照情理来说,人,推而至于雁,在一个地方住了相当长的时期,临别之时,总不免有些依依不舍。桑下三宿,尚且为佛徒所忌,何况两个季节呢?而竟至于“无留意”,那么,可见此时此地,已经十分寒苦,实在是无可留恋了。雁的来去,完全是适应气候,出于本能,根本不存在思想感情的问题。这里说雁无留意,完全是从人的立场去设想的,因此,这事实上是写人之所感:雁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写词人所感。

第三句写边塞上的声音。泛说“边声”,包括一切自然界和人类的声音,如风声、雨声、人喊、马嘶,都在其内。它们是边塞上所特有的,因而听到以后,容易引起怀乡之情。“边声”以“四面”来形容,更显得其无所不在,充满了整个空间,虽想不听,也做不到。下面再接上“连角起”,更进一步写出这些凄凉的声音又还是伴随着军营中的号角一道发出来的,就更在凄凉之外加上了悲壮的气氛。这种加倍渲染的手法,也是为了加深人所感受的描写。这是写词人所闻。

第四、五句写边塞上的景色。在数不清的山峰像屏障一样地围绕之中,傍晚的时候,烟雾弥漫,即将西沉的太阳正照射着一座紧闭了门的孤零零的城堡,这是多么荒凉的景色!“长烟”的“长”字,在这里是广阔的意思,它与“落日孤城”的“落”字、“孤”字合色,都是为了形容环境的辽阔荒凉而挑出来使用的。而孤城紧闭,则又显示了戒备森严,在冷落的背后,隐隐地露出了紧张的局势。这是词人所见。

所感、所闻、所见如此,那么,身临其境的人,不免有怀乡之念,就很自然了。

下片以抒情为主。在这种环境之中,欲归不得,惟有借酒浇愁。但是,“浊酒一杯”,怎么能够排遣离家万里的乡愁呢?结果是如李白《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所说的,“举杯消愁愁更愁”了。“一杯”和“万里”相对为文,是强烈的对照。“家万里”,点出路途遥远,回乡困难,但它却不是不能回家的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还没有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还没有能够如东汉窦宪那样,打退匈奴统治者的侵扰,在燕然山勒石纪功,然后胜利地班师回朝。在这里,词人写出了边防将士们的责任感。在严峻的环境里,虽然对家乡非常怀念,但是,面对着侵扰者,他们是决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在完成抗击侵扰的任务以前,当然是无法回乡的,只有在这里坚持下去。傍晚之时,对景思乡,欲归不得,借酒浇愁,消磨了许多时光,已经由黄昏进入深夜,这时,听到的是悠长的羌笛,看到的是银白的